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三

影宋本
1107
19



門 口 12
號
卷

利 學 校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尚書

一

一

公

用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三以躬餘民封康叔三

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疏成王至梓材正義曰

蔡叔等以躬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

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

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

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

伐管叔蔡叔言以躬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

叛者以六州之眾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

尚主疏十三

二

東安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

定四年左傳祝陀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

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

國名而在圻內焉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

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惟三月

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

天下土中四方之**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覯**

民大和悅而集會**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

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周公咸**

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

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

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

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會集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羨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沉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立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

慎去刑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以為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

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三邦以修

於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

邦皆以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

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虜誕受厥命

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虜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是次敘皆文王教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武

道故汝小子封得

疏

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

在此東土為諸侯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

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

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

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士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
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
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
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
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懿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

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
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
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
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
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
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
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所聞服行其德
言以為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
政教求殷先智王之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尚十三

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
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
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天為順德則
不見廢常在王命
疏王曰

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

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
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分布求於躬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

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
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

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
人事既然又
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

求躬先哲王謂求躬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者老成
人謂求躬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

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躬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通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子至王命
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躬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躬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
惇痛瘝病
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又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躬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躬民亦

順天命為民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

日新之教疏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惘

痛至我言正義曰惘聲類於痛故惘為痛也瘵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

如己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立云

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鄭立云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自行之自為**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不常用犯汝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疏**王曰嗚呼封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王曰嗚呼**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惟民其勅**治政大明則民服

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化惡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

惟民其盡弃惡修善矣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 言得刑

無或刑人殺人 有無以得刑殺人而非汝封又曰 **劓**

人劓截鼻刑截耳刑之 **無或劓刑人** 戒為舉輕以

之 **疏** 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

政不可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

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

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

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

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得故而有濫刑人

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 **劓刑人** 無以得故而有

所濫劓刑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 正

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

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

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

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

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

即墨劓刑官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

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

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

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

司師茲躬罰有倫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

刑罰有倫理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者兼用之 陳是法司牧其眾及此躬家

不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

月乃大斷之言必反疏王曰外事至要囚

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疏王曰外事至要囚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

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

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

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

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

為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

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

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

也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乃汝盡遜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

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躬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躬
彛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 傳陳是至
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
躬彛即上躬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
時行事也 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 凡民自得罪寇攘
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

利啓不畏死罔弗慙

啓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

絕疏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
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
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 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
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
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
故也 傳啓強至絕之 正義曰啓強也於盤庚
已訓而此重詳之以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
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

行父道而怠忽其業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

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

赦疏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

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

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

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

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

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

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

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

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

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

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

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
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
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
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
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
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
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
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
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
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
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為
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摠
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
父有愛樹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
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
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
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
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
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
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
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
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傳為人至不友正義
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非及於父子

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此伍相及而趙商疑
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躬亂而言斯
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
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戛矧
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九民不循本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

惟厥正人主訓民者而親犯乎**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

乃別播敷造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愍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

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

念文王之所**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敬忌而法之**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

懌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疏**不率至以懌

正義曰言

五十三
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
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至於訓民惟其正官之
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
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
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
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
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
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
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
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
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
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 傳夏
常至犯乎 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

夏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
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
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
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
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
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
一家之道也 傳惟其至之科 正義曰正官之
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
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
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
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
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
得為有符節耳 傳汝今至惡汝 正義曰言分
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
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 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
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

訓之則無善
疏
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政在其國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

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

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
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

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

之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

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王曰封子至于天正義於天者乎言罪大疏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

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

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上

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

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

尚十三

大

正義

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

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

罪大為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彛辨言當修己以勸無為可怨蔽時忱丕則敏

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疏王曰嗚呼封至暇

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勸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

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

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

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

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

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

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王曰

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絕云汝故當

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

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不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

用康又民高汝聽聽先王道疏王曰嗚呼肆至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德刑也敬之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常法民世享國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福流後世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疏傳康叔至酒誥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牧立監也

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乃穆考文王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厥誥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惟天降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士疏王若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

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

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

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

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

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

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士亦無非

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此是正

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侏一也故侏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

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侏之東矣侏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

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長骨節成立皆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

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

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尚十三

二十五

毛朝

生皇漢為昭皇僕生羌弗為穆羌弗生毀榆為昭
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
為穆亞圍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曹父為穆曹
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
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
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
邠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
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
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
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
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
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
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
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
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
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
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
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正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
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
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文王誥教小子
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有正有事無彝酒
治小子民之羣吏教之皆

大五三
均十三
三三
朱曾

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

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善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

則子孫惟專一疏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

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

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

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

為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尚廿三

三

康湯

尚書卷十三 卷十三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
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
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
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

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士有正者其汝

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

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志在王

家

疏

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伯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志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文我

王在西土輔訓往曰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

至于今克受躬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躬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曰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躬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

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眾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躬先智王謂湯蹈道

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惟躬御治

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

田里者罔敢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自外服至

里居皆無敢沈酒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其身正不令而行

疏

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躬文王之前躬代也今又衛居

殷地故舉躬代以酒興云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躬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躬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
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
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自
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
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
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聞之至小
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
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
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
著小民傳能常至為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
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
湯後皆爾傳惟躬至逸豫正義曰此事當公
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
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
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

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
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
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
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見偏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
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
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
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
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
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
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
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
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
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

其心痛傷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自息乃過差

能畏死言無忌憚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羅紂聚

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邦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外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

所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紂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

云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

為天所亡天非虐民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

惟民行惡自召罪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
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
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
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
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
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
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
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
此罪故也 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其政令
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
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
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
也 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 傳紂眾至逸故
正義曰紂眾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
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賢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
大視此為戒撫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
安天下於是 陳躬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
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躬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予惟曰汝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劾崧躬獻臣固慎躬也我惟告汝曰汝當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

史掌國典法所實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

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宏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

御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疏予惟至于酒正義

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躬之善

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

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

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

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劾順

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

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

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

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劾固至用之

正義曰劾固釋詰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

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
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
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賓友者勸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
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
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
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
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
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以司馬征伐在乎闡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
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
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
詰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
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
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
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
其定辟摠上自劫毖躬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
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
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
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
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
順也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詰汝曰民羣
則汝收捕之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拘羣執
勿令失也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
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衆官化紂日久

乃沈酒於酒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勿用法殺之

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疏厥或至于殺正義

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曰以為政莫重於斷

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

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

臣惟其眾官化紂日以及乃沈酒於酒勿用法殺之

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

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

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

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眾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

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

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

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乃司民酒于酒

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疏王曰

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

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也潔靜王曰封汝典聽朕汝當常聽念我勿辯

王曰封汝

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

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疏

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好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鄉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

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肆

往茲宥殺人歷人宥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茲

宥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戎敗人宥

人者當寬宥之。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勤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勤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勤勞之又以民須勤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勤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外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

即亂名實也 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
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
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
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怕之文故云國之
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
此曰予罔厲殺入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
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
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 傳亦其至
來之 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
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
之是也 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敬
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
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
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
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
上厥君始終相承於茲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
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
者開置監官其治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爲民不可不勉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 王其效邦君越
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長能
可不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長能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 疏 王啓至攸辟 正義
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曰周公云所以敬勞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
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
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相敬養寡弱至於
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
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
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
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
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
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
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
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
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
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
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
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
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

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墍茨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

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疏惟

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曰

至丹雘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

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
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苗而耕發其田又須惟
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
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

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臚而後成
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
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為政至後
洽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
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
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
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
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
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
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摠是以
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臚塗丹皆飾物之
名謂塗丹以朱臚臚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
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今王惟曰
有青臚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

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

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子子孫永保民

世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疏

王今

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
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
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
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
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
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
先王既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
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
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
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
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濶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
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
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眾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為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 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句一三

三十七

卷六

足 利 學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